

想去哪里的超感司机；无需开口就会准确端出你想要的食物的超感管家；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共享各自思想洪涛的超感人士；在共同努力下一起用字符在头脑中拼贴特定图形的透思士专属游戏；比武器还要便利和强大的透思士脑波武器——“神经元冲击波”；规范透思士行为规范，作为普通人与超感人士之间协调人的超感协会……这些真实有趣的细节富有质感，既凸显了作品前卫的想象力和作者天才的创造力，又让这个幻想的世界令人信服和惊叹。于是，一个透思士的世界在丰富饱满的细节基础上建构起来，呼之欲出。

作者为什么要设定这样一个世界呢？当然并非仅仅为了猎奇，亦或单单做为噱头，用这新奇的看点抓住读者的眼球。

在作者笔下，透思士的世界作为大背景和大舞台，序幕拉开，赖克以社会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内心的创伤，他以残忍和鲜血向德考特尼复仇，以弑父的悲剧冲击幻想世界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的威严。于是，赖克与鲍威尔，谋杀者与透思士警察，一场紧张、刺激、跌宕起伏的警匪争斗开始上演，并且愈演愈烈，超感能力交织其中。

一方面，它是破案的线索和工具，是作品侦探题材的辅助，蛛丝马迹在对思维的窥视中一一呈现，它攫住了我们的目光和为作品激动不已的心脏，带领我们一步步走向深埋的真相，从而推动着情节向前发展。比如，鲍威尔偷偷透思了赖克才进一步确认了他

就是手染鲜血的真凶，而对芭芭拉的透思，又牵扯出武器的来源，德考特尼对孩子的愧疚心理以及芭芭拉与赖克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些线索推动着故事随着紧凑的情节节拍前进，就像低涌的暗流，激荡着、翻滚着，将故事在紧张的节奏中推向高潮。

另一方面，作为一篇第三人称角度的叙述文本，为了窥探赖克的内心世界，不求助于人物内心独白的作者采取了调动梦境以及其他透思士进行思维窥探的方式。于是，透思能力又作为切入赖克内心的手段，提供另一个观看角度，将我们带往赖克的内心世界。那个阴影一般贯穿始终却没有面孔的男人，那无法直面的内心伤痛，那千方百计要遮盖的弑父真相……赖克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谋杀者、复仇者，他幼年被父亲德考特尼遗弃的伤痛如同无法弥合的伤口，赤裸裸地展现，他的创伤，他的苦楚，他的挣扎，他对父亲彻骨的仇恨，以及他对同父异母的妹妹芭芭拉的不忍下手，使得赖克的形象渐渐丰满。并且，

在他的堕落中，交织着欲望的膨胀、权利的疯狂。因此，作品从单纯的正与邪、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摆脱出来，到达了人性思考的层次。就这样，在对人性的思索与拷问中走向深刻。

一篇科幻作品如果仅仅是对一个虚构世界的刻板摹写那将只能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如果仅仅是眼花缭乱的好莱坞大片，那无疑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过眼云烟。好的作品之所以优秀和历久弥新就在于作者敏锐的思维触角能够抵达我们无法企及的深度，在心灵之弦上给读者以触动，在精神世界中给读者以震撼。探寻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我，机器人》做到了，探索女性出路的《黑暗的左手》做到了，批判极权社会的《1984》做到了……它们无一例外成为永恒的经典。《被毁灭的人》亦然，作者以天才的构思，以浓郁的文学色彩和古典悲剧色彩，将幻想的透思士世界与侦探题材有机地融为一体，并且进一步升华到人性的高度，成为不可多得的科幻杰作。

